3

V
B330.2
S72

5-6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五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瑀同校

宋神宗皇帝紀　附遼紀

帝諱頊英宗長子初封潁王未幾立爲皇太子英宗崩即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八崩葬永裕陵謚英文烈武孝皇帝帝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爲也熙寧元豐間誤于王安石之黨變亂法政紛紛制作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而才小故也

戊申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

史臣曰世道之興衰事幾之起伏皆自夫人爲之而天道亦未嘗不與之相符應焉神宗卽位之初首召王安石爲學士明年紀元之始日卽食於三朝人事欲興于下天道遽兆於上天人交感之際微矣蓋由此而上則爲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爲哲宗徽宗欽宗以至下南渡乃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趙槩罷以唐介參知政事○二月以孔若蒙襲封衍聖公○三月夏國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六月詔錄唐魏徵狄仁傑後

○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京師地震○八月復行崇天曆○京師地震○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奉太祖祀世世勿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恩州今東昌府恩縣冀州今屬真定府瀛州今河間府升之卽旭也避帝諱故以字行也安定郡今平涼府）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

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實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遂不復辭○京師地震古者天子祀天地于南郊唐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户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謂之堂饌遂爲故事常衮爲相奏停之又欲辭堂封時人譏之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漢武帝以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作平準法籠天下貨物貴賣賤買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帝悅之賜爵左庶長

○十二月邵亢罷○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詔貶种諤隨州安置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郭逵爲鄜延宣撫使詔夏人以塞門安遠砦來易綏州○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琦帥其衆內附初韶爲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策三以爲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厮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

其言安石以爲奇謀故以韶經略秦鳳機宜文字保安軍今延安府保安縣建昌軍今建昌府是河湟二州皆西羌也古渭今鞏昌府熙州今臨洮府蘭州今臨洮府蘭縣鄯州今陝西西寧衛隴西郡今臨洮府

己酉二年遼咸雍五年○夏惠宗乾道元年春二月以富弼爲司空侍中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毋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左僕射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憸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者若朝廷守靜則

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汝州在南陽府城北

胡氏安國曰春秋非五經比洊水警予與鳳凰來儀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同畨於周史春秋不書祥瑞而盡書災異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爲腐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目不以取士馴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卉一木之異指爲嘉瑞天地災變隱而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也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相必多更變介退謂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孫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劉氏定之曰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

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令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

畧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躕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維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罝狐兎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盖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裨群小爲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原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强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爲條例官會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宋史曰君子欲當國政必以正名爲先盖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未有名不正而能成其事者也三司之職即古之太府以掌天下財貨五代時已循是制盖鹽鐵

度支戶部是也初未聞有制置三司條例司熙寧三年王安石參知政事欲行新法創設是官故以呂惠卿蘇轍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嗟乎此果合先王何制惠卿以姦邪之黨同心濟惡固不足論蘇轍素有直言之名不能正於其始乎故於授任之日爲蘇轍者正宜端緌正諫如司馬光所云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尚焉用例若用例則胥吏足矣安石創立斯制蓋欲使臣佐行青苗法耳臣若受之事同欺罔恐爲天下患臣不敢奉詔如此則安石虐焰庶幾可戢而邪議亦必自止矣轍乃不然進則受其無名之職退則詆其殘民之政正若受人之

鴆然後思悔其毒耳言雖激切事亦何補故不惟安石怒其擾政出補外任雖神宗謙冲退托亦不之信矣故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可不慎歟

初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

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

○夏四月大旱詔群臣言闕失○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簡抗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强解帝主其說介不勝憤遂疽發背卒○以薛向爲江淮發運使○立免役法凡出役人户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郡等第户及未成丁單丁女户寺觀官品之家舊無免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缺謂之免役寬剩錢詔劉彝等八人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户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曾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

盜用之姦補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五月罷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判應天府以議新法不合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滕甫安石方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出知鄆州尋徙知定州

○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罷知諫院錢公輔以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佛王安石意出知江寧府

○以韓維爲翰林學士○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初王安石既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疏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

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以呂公著爲御史中丞時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公著爲中丞以偪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曰善公弼公著皆夷簡子也

○罷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出知杭州不行新法故也○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行均輸法以薛向領其事漢武帝置大司農屬官有均輸法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八月貶侍御史劉琦御史錢顗監處衢州鹽酒稅以議新法忤安石貶貶殿中侍御史孫昌齡通判蘄州論新法忤安石

○罷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同備起居注及薛向行均稅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備先王補助之政令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棓克生靈斂怨生禍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哉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書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邢州河中府今山西蒲州邢州今屬南京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顥河南人初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處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

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貶判刑部劉述知江州○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府推官

劉氏定之曰銳意以新法爲善而行之者安石也其附和者志在於求富貴而已未必其心皆以新法爲善也其口則云然爾設使神宗覺悟新法之不善安知附和者不群然毀訾之也何以知其然也陳升之附和新法至宰相志願滿矣則立異欲不與條例司事以自解免於公議慮事變而併受責也呂惠卿附和新法至執政思天下惟安石爲愈已乃起鄭俠李士寧之獄發其無使上知之之書以傾陷之其他若唐坰附和新法未得美官乃大數安石之惡於朝陳舜俞以譏新法被罷抑

欝無聊乃上書言青苗實便向迷不知爾真乍合乍離或譽或毀惟繫乎富貴之得不得豈計新法之善不善哉君子則不然若轍與顥始焉有檢詳之擢察訪之遣爲安石用者欲於其法有所斡旋增益以去其不善而就其善故受職而不辭也既而知其不可化誨則去之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由其識之明志之高量之宏蘊之美而能然也識明者謂富貴固有命矣詎可爲非義以求之志高者謂吾當自底於用世何庸託權要以進而爲此猿攀狐媚也量宏者於貧賤隱約自能安之不熱中焉欲去之之急蘊美者其中足以自樂所謂飫肥

甘者不慕於糠糜持琬琰者不易於羊皮也當特元老舊德居高履顯之君子言新法取忤者固多而轍與顥新進之士蒙安石引致富貴之塗乃直道正辭以勇絕之其尤可謂之難也厥後轍克助元祐清明之政而顥遂傳聖學既絕之統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不其然乎

○九月立常平給斂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所轄多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乃還官號青苗

錢經數年廩有餘糧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安石由是而止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冬十月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

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以陳升之平章事○增置宮觀官（江充趙人事漢武帝為帝所信任以治巫蠱事為衛太子斬之李訓隴西人唐文宗朝拜相謀誅宦官官及為所殺）

瓊山丘氏曰先王設官以治事治事以立國無非以為民而已故有是事則設是官既設是官則程功計效以上下其秩多寡其祿祿雖出於君而實則民之所供受民之所供而無益於民授之者固非而受之者獨無愧乎宋自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然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恐其怨謗乃為祠祿處之嗚呼所謂宮觀者所業何道所以為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豢養而不知恥則又何哉雖然此猶國家方盛之時用以處其久仕而顯異者也若夫南渡以後國計不足之時乃有方登仕途即有祠祿之請者食焉而不理其事雖以大賢君子亦不免焉豈孔子所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哉

○郭逵城綏州（改名綏德城）

○以嵬名山為供備庫使賜姓名趙懷順○置交子務於潞州○罷開封府判官趙瞻○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十二月知青州鄭獬乞罷從之獬言青苗之害不忍無罪之人陷于憲網○下龍圖閣學士俱無擇秀州獄貶為忠

正軍節度副使○遼加耶律乙辛太師○王韶乞治秦州閒田許之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師中在秦持重緩大體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師中與韶議不合安石主韶議貶之）

庚戌三年（遼咸雍六年）春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出知陳州）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二月陝西安撫使韓琦乞罷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之乃復視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幷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幷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幷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備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

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詔惠卿諭旨安石乃起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翰林學士兼三司使曾布條析其不然刋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

史臣曰嗚呼三代以下人君之信任其臣孰有篤于神宗者哉一入安石之言即惟其言之是信雖以母后之親大臣之舊言皆不入一語或違其心一事或拂其意安石即稱疾不朝上章求去神宗諭之留之至再至三然後肯起切切然惟恐其一旦舍我去而吾不足以有為也嗚呼神宗好治之心如此其切漢唐以來所未有也惜乎加之非其人而安石不足以副之而又有以負之耳然其一念好善求治之心任賢勿貳之意真無愧乎古之帝王使其移是心以待程顥得光明正大之學以為推誠好治之輔三代之治其庶矣乎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許之時帝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爲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然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誥敕王宮之門有五其中門曰雉門雉門兩觀曰象魏諸侯朝覲之所禮天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太宰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

○授河州刺史瞎欺丁木征金紫光祿大夫○陝西四路安撫使韓琦請罷許之琦以論青苗不見聽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阻琦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首選

丘氏曰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然既爲上人所重而天下靡然趨向之而世道亦由之而升降焉宋自太宗重甲科之選擢居選首者躐取華要有不十年而至宰相者往往多爲名臣自治平更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變一代之法倡一家之言一時士子咸希其意習其說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安石意得爲首選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呂蒙正王曾者出於其間而所得者皆俞㮚蔡嶷憸邪小人之輩阿趨時好誣陷善人以成一代之禍亂此無他盖由王氏之學不正有以啓之也孰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亂乎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監察御史王子韶

等皆罷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脇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悉皆罷去

〔潁州〕在鳳陽府西

○趙抃罷自新法行抃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俟安石出既出而持初議益堅抃始大悔上疏言安石強辯自用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奏入懇求去校乃出知杭州○以韓絳參知政事○監察御史程顥已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措置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與利之臣曰進尚德之風寖衰充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但出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顥固辭乃改授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請勿收青苗息

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祈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常遂落職○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知公安縣戩屢言王安石亂法故黜○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先是李定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會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隳紊朝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胡宗愈亦罷○以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爲令金州在漢中府城東南台州屬浙江海中山依止曰島

○五月詔罷制置三司條例以其事還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遼立賢良科○六月以李定

爲崇政殿說書罷監察御史陳薦薦言定爲涇縣主簿聞
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安石力救之故貶○秋七月呂公
弼罷○以馮京爲樞密副使○罷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
范育徙李定檢正中書吏房旦等論李定乃不孝之人豈
宜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之罪故罷旦等而徙定○八月
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判司農司呂惠
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以劉庠知開封府○九月
曾公亮罷曾公亮以老未去遂拜司空兼侍中
劉氏深源曰王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呂惠卿之進亦
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
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
逃其罪邪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嘗上疏論
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
從而亟用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
禹同脩資治通鑑許之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嗇夫利
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
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
君苟以爲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
指之也龍水縣今慶遠府宜山縣祖禹鎮從孫也

○策賢良方正之士罷台州推官孔文仲還故職○翰林學士司馬光乞罷許之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作東西府居執政○貶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以議新法謫○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出判應天府山陰縣屬紹興府南康軍今南康府

○冬十月陳升之以母喪去位○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掎摭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兇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

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十一月夏人寇大順城燕達敗之○十二月立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獻可呂誨字景仁范鎮字也○舊以兵雜戍者遣還本路○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太保十太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所自置弓箭習武藝○以韓絳王安石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珪爲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故有是命行免役法於天下○折克柔卒以其弟克行權知府州事

辛亥四年遼咸雍七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春正月韓絳使种諤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遂城囉兀囉兀城在延安府米脂縣西北○粥廣惠倉田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粥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本錢

○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

史臣曰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嗚呼五經之在世猶五行之在天五倫之在人也缺一不可春秋一經自聖人筆削以來至是千五百餘年未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人敢目之以斷爛朝報言於其君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先儒胡氏謂斷

國論者無所折衷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噫春秋之經聖人親手所筆者世之叛經僭經者有矣未有廢經者也廢經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說罔民以取利欺世以盜名皆其罪之次者也罪之大者惟在于此蓋與廢君叛國者同科若安石者其萬世名教之罪人歟陸九淵曲爲之回護不知何見也

○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三月夏人寇撫寧堡陷之詔种諤潭州安置尋貶賀州別駕潭州今長沙府賀州今平樂府之賀縣

○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率給田十頃○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韓絳免以撫寧堡失守也○夏四月以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開封府推官蘇軾乞罷許之初軾自直史館判官告院及議貢舉與帝意合即召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

覇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成不世之良法復貽書安石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召對或問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舘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時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唐立九寺其八曰司農職掌倉場園苑寧州在慶陽府東南

○五月高麗來貢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至是福建轉運羅極命商人黃真通好於是來貢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乞罷許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遂變河東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乃出知襄州襄州今襄陽府襄陽縣也

○六月知青州歐陽脩乞致仕許之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

王安石惡之備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備附麗韓
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
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大子少師致仕○貶判亳州富弼官
徙判汝州以沮格青苗詔旨乃落使相○秋七月貶御史
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促成
役書于諸路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
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
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
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開而深惡之劉摯
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
意今倚以爲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
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
彼爲亂常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起矣摯嘗面對帝問從
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
識安石會繪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
民致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
石意旨而致縣令於罪也摯亦上言趙子幾捃摭賈蕃是
欲籍天下之口乞按子幾挾情之罪安石大怒命知諫院
張璪詰之璪辭遂出知蔡州而改命曾布爲之摯復上疏
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

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目之爲無能俠少儇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椽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謫東明縣今開封府蘭陽縣也

史臣曰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其劉摯之謂乎摯自初輔政至爲相脩嚴憲法辨別邪正一劾安石再劾蔡確三劾章惇乃致群邪中傷竟以貶死而一無所悔誠非仁者不能也

○提舉崇福宮呂誨卒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

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秖憚跛矣之若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許浩曰獻可且死以國事屬之呂公二公心乎王室竭誠盡忠故雖形神將離氣息僅續之際猶拳拳然如此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貳而卒濟乎國事也王安石嘗言溫公所與盡害政之人宜其所引不害政矣而所引用呂惠卿旣得志即反噬之則害且及已而不特害政矣噫安石之所與者背之於生而溫公之所與者不背於死是果溫公之所與者害政人歟抑亦安石之所與者害政人也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常言春秋經爲斷爛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議取河湟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洮河二州名今俱置衛軍民指揮使司屬陝西道

○九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時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

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曾布須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募民粥坊場河渡○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音傍雱安石子也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吳敵强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熈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貶同知諫院唐坰爲潮州別駕坰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召升殿乃搢笏展疏月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之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

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顧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恫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旣而靈臺郎尤瑛言太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黥瑛配英州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

史臣曰唐恫之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則劾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所以勸改過也

○十月立大學生三舍法初入學爲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律令法○十二月安定郡王從式卒

壬子五年遼咸雍八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二月初以蔡挺爲樞密副使○三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乾德幼母黎氏燕太妃與宦者李尚吉同主國事

○判汝州富弼乞致仕許之時弼至汝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

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立文武換官法○置市易務于京師以呂嘉問提舉其事○四月置弓箭手于兩河○五月以古渭砦爲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以青唐首領俞龍珂爲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論辟田疏水功加賜知唐州趙尚寬等秩（青唐城）今陝西西寧衛唐州今南陽府唐縣也

○立保馬法文彥博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乃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

○六月詔分經義論策爲四場以試貢士○立武學○遼于越耶律仁先卒（仁先爲耶律乙辛所忌出爲南京留守者數年能恤孤惸禁奸慝議者以畱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耳）

○閏七月詔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八月王韶大敗羌人遂城武勝以爲鎮洮軍（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自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剏城砦比之內地矣吐蕃以臨洮軍號武勝軍）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詔求歐陽脩所撰五代史○王韶敗西蕃木征于鞏令城○以石鑑知辰州（辰州）

府名今湖廣道

○立方田及均稅法○九月少華山崩少華山在西安府華州之南東連太華山○冬十月置熙河路升鎮洮軍爲熙州以王韶知州事○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曰包納○張商英有罪貶監荆南稅商英附安石得權御史裏行因劾樞密院吏徇私語侵文彥博彥博求去帝怒謫之○分陝西爲永興秦鳳二路○章惇開海山置安化縣安化縣在長沙府城西屬湖廣○十二月帝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惜財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以陳升之爲樞密使○王韶築熙州諸關砦

癸丑六年遼咸雍九年春二月王韶取河州獲木征妻子○以呂惠卿爲翰林學士○以鄧綰爲御史中丞○三月置俯經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訓詩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同脩撰○詔置諸路學官○詔進士將授官者悉試明法○封李乾德爲交阯郡王○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

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不報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不見○置律學○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泰州攽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攽與王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置疏浚黃河司以范子淵爲都大提舉○五月播州蠻酋楊貴遷來貢播州蠻本西南徼外蠻也今播州宣尉使司是其故地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瀘川夷羅晏叛詔熊本察訪之瀘川今四川瀘州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避真宗諱改焉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莫不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

耻歷合州判官夔州通判知郴州爲廣東轉運判官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大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大蝗○秋七月分河北爲東西路○不雨○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

○九月置和糴倉于兩浙○詔興水利○初策武舉之士

○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岩洮疊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自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岷宕洮疊四州今俱爲衛軍民指揮使司也露骨山在鞏昌府階州治北

○初收免征錢○冬十月詔浚直河于大名○章惇討懿州蠻降之○不雨

甲寅七年遼咸雍十年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得地二百四十里西南用兵自此始○不雨○王韶自熙州入朝景思立知河州事○二

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時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費皆著爲定式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爲不少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

○瞎征寇白踏城景思立敗死三月木征遂寇岷州高遵裕敗之木征復圍河州○遼使蕭禧來言疆事劉忱如遼議疆事○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辛酉詔罷新法是日兩呂惠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安上門鄭俠御史獄帝以久旱避殿減膳且知苗麥枯槁民無生意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

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罷放免役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熈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聞之讙呼相賀先是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會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蹔罷矣（安上門汴京城門也逞快也不逞謂不得恣肆快意也粃音辛米滓）

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會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蹔罷矣（安上門汴京城門也逞快也不逞謂不得恣肆快意也粃音辛米滓）

宋史筆斷曰或曰天久不雨旱災既作而鄭俠乃繪饑民之圖以獻且曰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斯可以弭天變乎愚曰是誠然也昔堯以天下授舜乃命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湯有七年之旱亦以六事自責乃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由是言之天命人君之治天下非直使民服役奉己而已盖欲使民仰事俯育周恤萬姓咸遂有生之樂耳故養民以惠者則政和而民安分民以役者則賦繁而民怨安則必召乎祥怨則必致乎沴此天人感應之機古今必然之理也聖人明此

安得不省躬罪己脩德改政以弭天變哉熙寧之年神宗用王安石爲相天下旱蝗饑民布滿畿甸斯皆爲青苗新法所致凡上言時政得失者咸被斥去福清鄭俠時監安上門畫而爲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目亦可流涕況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而行之如果不雨乞斬臣以謝天下嗟呼宋自開國以來人臣上書言事未有如鄭俠能盡其忠者也故神宗爲之感悟即出圖疏以

示輔臣及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自知理不可掩乃言嘗從臣學固乞避位於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役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青苗免役亦能罷俠誠可謂以一言能正君臣之失而有回天之力矣然而其言既行天亦不爲之弭旱復使鄭俠遠竄者何哉嗟呼是不然也蓋湯以六事自責尤以苞苴行讒夫昌爲懼今神宗所改之政未及一二況納言未幾尋以韓絳爲傳法沙門呂惠卿爲護法善神王安石不踰年而復入相正若以一盃之水而欲救一車薪之火欲回天意不亦難乎然則鄭俠之竄非鄭俠失言之愆乃王安石怙終不悛之惡故爲君子者當效鄭俠盡言之忠而不可爲王安石欺天之佞也

○木征乞降于王韶韶歸于京師○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卿叅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

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江寧今應天府）

○遼復使蕭素來言疆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韓琦文彥博富弼曾公亮條伐北事以聞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志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置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須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疆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備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

復故疆擴累朝之宿憤矣○置沅州（即懿州）○五月罷賢良方正科○三司使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六月作渾儀浮漏○授瞎征榮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思忠（榮州今嘉定州榮縣是也）

○秋七月立手實法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於是民益困矣○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兼提舉○以王韶爲樞密副使○淯井長寧夷十郡及武都夷內附（淯井本漢犍爲郡地唐置長寧州建長寧軍今爲縣屬敘州府武都夷漢中府鳳縣六十里有武都山疑即此）

○遼主女真部族節度使烏古廼卒子劾里鉢嗣女真之先出于勿吉居古肅慎地元魏時有七部曰粟末曰伯咄曰安骨車曰拂涅曰號室曰黑水曰白水至隋勿吉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皆附于高麗其五部則無聞焉李勣之破高麗粟末部去保東牟姓尤氏是爲渤海國黑水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鄰高麗開元中入朝置黑水府以其部長爲都督賜姓名李獻誠及渤海盛强因役屬之朝貢遂絕于中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其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古肅慎地在遼東都指揮使司城北三百三十里今三萬衛是也混同江在開原城北一千五百里源出長白山舊名粟末河粟末靺鞨居北俗呼宋瓦

江北流經金故會寧府下達五國頭城北東入于海長白山在故會寧府南六十里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東流爲河也苦河黑龍江在開元城北二千五百里源出北山黑水靺鞨舊居此南流入松花江此云混同江又號黑龍江者非也所謂白水黑水也已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云有函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別其兄阿古迺而與弟保活里適生女直居于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他族人者兩族交鬬衆莫能解完顏部人謂函普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函普曰諾乃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鬬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鬬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乃爲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牸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鬬衆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併歸六十歲女函普以青牛爲聘而娶之幷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祝遂爲完顏部人函普卒是爲金之始祖天會十四年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子烏魯生跋海天會中追謚烏魯曰德皇帝跋海曰安皇帝跋海生綏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架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綏可乃徙居海占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爲納葛里猶漢語云居室也天會中追謚綏可曰安昭皇帝廟號獻祖綏可生石魯石魯剛毅性直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石魯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執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丞往彎弓注矢射于衆中劫執者皆散走石魯得免稍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强遼以楊隱官之諸部猶不肯用條教石魯耀武至于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伐之所至克捷還至逼刺紀村而死是時尚未有文字官府不知歲月聘朔是以年壽傳短莫得而考焉天會十五年追謚石魯曰成襄皇帝廟號昭祖石魯生烏古迺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將討之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

也遼從之烏古廼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節度使烏古廼不肯繫遼籍遼主遣使諭之既爲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烏古廼卒年五十四天會中追謚惠桓皇帝有子九人曰劾者曰劾里鉢曰劾孫曰頗剌叔曰盈歌曰劾真保曰麻頗曰阿離合蓮曰謾都阿烏古廼嘗言劾者柔和劾里鉢有器識故嗣之

乙卯八年遼太康元年春正月蔡挺罷○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爲謗訕令鄧綰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史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耶會楊忠信事覺於是京與王安國丁諷王堯臣鄭俠等皆得罪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

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大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也○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

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三月遼使蕭禧來言代北疆事○韓縝如河東會遼人議疆事○沈括如遼時蕭禧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行至遼遼相與議不能屈遂舍黃嵬河東地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夏四月以吳充爲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行奉元歷翰林學士沈括所造也

○六月頒王安石所脩詩書周禮義于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

○以王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許之雱辭新命呂惠卿勸帝許之由是嫌隙充著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會王安石復相而蕭禧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氏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還父家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嫁党氏有數子年七十餘矣壽昌迎還京兆守臣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數年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韓絳免○罷三司會計司○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深憾惠卿遂諷綰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五百萬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知陳州○罷手實法○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以王安禮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王安石等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

有孚而其在位二十八年星工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謬誤尤不可知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帝再三慰勉然後復出

呂氏中曰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爲流俗以舊制爲弊法以人怨爲常情皆勉强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暵彗星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此安石常數之論不敢發也遂托言交阯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爲瑞雷三月之雪指爲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痛哉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

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安禮安石之弟泰華二山名）

○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欽州在廉州府城西廉州府屬廣東）

○熊本平渝州獠置南平軍（獠音老渝州今重慶府得溱州地五百里爲四塞九堡本還爲知制誥專媚安石）

○遼主殺其后蕭氏（后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高長命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長命而賜后自縊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使絳在翰林諂事安石而安石嘗得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故同升○以趙卨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師討交阯王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自草敕榜詆之○王韶免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路韶與安石異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洪州今南昌府是也）

○罷直學士院陳襄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再調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

喪鄰保相耶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爰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載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改知河陽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判府富弼奇之及弼相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出之而帝眷待益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擿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襄福州侯官縣人仙居縣屬浙江溫州府）

○更定解池鹽鈔法○誠州蠻來降○遼賜其北府宰相張孝傑姓耶律氏（誠州今靖州屬湖廣孝傑漢人）

丙辰九年（遼太康二年夏大安元年）春正月交阯陷邕知州蘇緘死之交人圍邕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下溪州刺史彭師晏來降五溪悉平（下溪州今永順軍民宣慰使司是也五溪在辰州盧溪縣西五溪謂雄溪南溪酉溪溆溪辰溪皆蠻夷子孫所居）

○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趙卨副之帥師討交阯詔占城占臘合擊之（占城國即林邑國東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真臘國北連安南國東北至廣東占臘國本安南屬國亦名真臘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羅希北抵占城國）○吐蕃宗哥酋鬼章寇五牟谷蕃將藺氊訥支大破之○鬼章復寇五牟谷韓存寶敗之○以种諤知岷州○夏五月分兩浙爲東西路○城茂州（茂州在成都府城西北）○靜州蠻酋董整白來降○六月以水源等峒蠻酋儂賀等七人爲將軍○七月城下溪州名會溪城（宋嘉祐中溪州刺史彭仕義叛既而降熙寧中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隸辰州今永順軍民宣慰使司是也）○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初呂惠卿既出守陳而莘亭之獄久不成王雱令呂嘉問及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書云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于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云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答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置靖州○八月罷鬻祠廟錢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閔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

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閔伯遷商丘主祀香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憲今若令李賈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欲望留此二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賈○冬十月壬安石免安石之再相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以吳充王珪平章事以馮京知樞密事○十一月色順敗鬼章于多移谷○种諤大敗鬼章于鐵城○十二月郭逵敗交阯于富良○置威戎軍鐵城堡在鞏昌府西和縣東富良江在安南交州府東開縣一名盧江上接三帶州白鶴江經府城東下通利仁縣大黃江威戎軍今成都汶川縣○詔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焉

丁巳十年遼太康三年夏四月置憲州憲州今太原府靜樂縣○遼主廢其太子濬爲庶人幽之于臨潢濬小字耶魯幹幼而好學善騎射耶律乙辛既構害皇后復欲害太子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之姦狀伏橋下欲殺之謀不遂乃下忽古獄太子亦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乙辛遂誣忽古等謀廢立遼主信之殺忽古等乃廢太子爲庶人○秋七月河決澶州○九月立義倉○初封濮安懿王子宗樸爲濮陽郡王○河南逸士邵雍卒雍河南人少時自

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
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
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
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
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源流最
遠之才遂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
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
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
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幽賜
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元
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
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
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
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焉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
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
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
何益耶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
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年六十七
而卒贈著作郎後賜謚康節先王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
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

久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危篤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

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盃微醺即已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三人純德尤爲鄉里所慕何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冬十月濮陽郡王宗撲卒以其弟宗誼爲濮國公○十一月以西蕃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爲鄜州刺史阿令骨爲松州刺史○遼耶律乙辛弑其故太子濬及其妃蕭氏

濬至上京幽于環堵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引力士入囚室紿以有敕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年二十以疾薨聞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遼主知其冤悔恨無及後追謚昭懷太子

○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

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辯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顥言西銘明一理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洮西

臨洮府西雲巖縣在延安府宜川縣西北

戊午元豐元年遼太康四年春正月以王安石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閏月曾公亮薨上臨其喪謚宣靖公亮喜薦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爲世所譏未幾其子孝寬以父喪去位

宋史筆斷曰宰臣之薦才能有不知其姦而薦之者有深知其姦而薦之者不知其姦而薦之者寇準之於丁謂是也深知其姦而薦之者曾公亮之於王安石是也然丁謂既已進用遂疾寇準如讎卒以奇禍中之俾竄雷州而死安石專擅朝政雖其遍斥忠良禍延天下而於公亮則始終相善亶如腹心豈寇準保身之道不及公亮歟嗟乎非此謂也夫君子小人之分正在乎此蓋君子薦賢惟知爲國既不能知其奸猶以正大期之苟見其有不正安得不責之以義此寇準所以恒拂丁謂之性而爲奸邪所傾也小人薦賢惟知爲己因知其人之姦常以邪佞待之所行既有不善安得不陰相翼贊此公亮所以恒附安石之勢而獲保於令終也然則拂其性者禍雖及身而不及於邦國附其勢者禍雖遠矣而實害於天下是知萊公失於知人之過小而公亮昧於薦惡之罪大也愚又論之公亮之罪豈止如是而已

公亮欲排韓琦故薦安石可大用及其爲政天下皆非青苗之法不便惟公亮曾無一言以及之則其持祿固位之心不言而可見矣况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曾公亮史臣稱其喜薦士多得人豈不大謬歟愚以爲亂宋之天下者非由于王安石乃由曾公亮也

○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孫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居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二月濮國公宗誼卒弟宗暉嗣○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州夷○九月交阯來貢

○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讀後漢書畢帝語以釋老之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帝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爲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帝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群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

竦然敬納之故有是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寖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三千石謂郡守諸侯王相守公決獄平恕辨孝婦之寃天下稱之嘗令高大門閭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定國為廷尉人稱之曰民自不寃由御史大夫拜相犴音岸胡地犬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

己未二年（遼太康五年）春二月瀘州夷乞弟寇邊詔王光祖會師討之○夏五月元絳罷能以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累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劾熊本附彥博而奪本知誥之職既而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確遂代居位）

○秋八月增大學生員○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以順州賜交阯○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母得入

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敎○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侮慢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敎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爲主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厥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舒亶等雜治之且令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王安禮從容言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至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

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軾遂得輕貶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廷堅戚秉道吳琯盛橋王侁王鞏王安禮周攽杜子方顏復）

庚申三年（遼太康六年）春正月遼耶律乙辛有罪貶知興中府二月遼主封其故太子濬之子延禧為梁王置兵衛之（乙辛又欲害太子之子延禧因言宋國主和魯斡之子淳可為儲嗣北院宣徽使蕭達不也等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會獵黑山遼主見扈從官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出知興中而封延禧梁王生六年矣）○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葬慈聖光獻皇后○南丹州蠻來貢○夏四月進封濮國公宗暉為濮陽郡王○瀘夷乞弟寇戎州（南丹州在慶遠府城西戎州今敘州府也）○五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夷○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詔秘書監致仕劉几定雅樂于太常○秋七月河決澶州○有事于明堂赦○以薛向孫固為樞密副使○作神御殿于景靈宮○以馮京為樞密使呂公著為副使○薛向免○冬十月遼北府宰相耶律仁傑有罪貶為武定軍節度使（仁傑久在相位黷貨無厭嘗與客會飲昌言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至是以附耶律乙辛貶）○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辛酉四年（遼太康七年）春正月詔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韓存寶伏誅（以逗遛無功也）○詔試進士加律義○馮京罷京初

爲王安石不容後見傾於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三月章惇免○以張璪參知政事○夏四月河決澶州詔李立之築隄捍之自大名至于瀛州○五月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報其存趙武也○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宦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師討之秉常義靖本秦人說夏將委河南地歸宋國母黎氏知之遂誅靖而奪秉常政幽之种諤李憲等言秉常見囚大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召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以諤爲經畧安撫使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鄜生之說耳固曰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詔大理卿崔合符議選格○九月李憲敗夏人于西市遂復蘭州种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劉昌祚敗夏人于磨哆隘○冬十月高遵裕復通遠軍

曲珍敗夏人于安定堡王中正入于宥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高遵裕之師潰于靈州种諤之師潰于索家平王中正至柰王井而還○十二月詔李憲帥師趨靈州不至而還劉昌祚帥師還涇原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師出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乞誅之不聽米脂縣在延安府城北通遠軍今鞏昌府安定堡在延安府安定縣宥州在寧夏衛南蘭州屬臨洮府會州今鞏昌府會寧縣是也

○林廣敗乞弟于納江○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貶宣徽南院使陳玭知鄆州言不宜以宦者為主帥故貶

壬戌五年（遼太康八年）春正月貶高遵誨為郢州團練副使以李憲為涇原熙河蘭會安撫制置使李浩副之貶遵誨敗師郢州今安陸州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至是以官制將行故有是命○二月封西蕃董氊為武威郡王三月曲珍敗夏人于金湯封氊以遣師會伐夏金湯城在延安府保安縣西北

○夏四月壬子朔日當食不見○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初行官制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確旣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又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爲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不足今損錢鈔五十萬緡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敢必變爲錢錢又變爲芻糧今距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有備彼宦者能是卿等獨無意乎

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宦朕其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左右僕射舊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舊爲參知政事羅織謂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也

○呂公著罷○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作尚書省○知延州沈括請城永樂詔給事中徐禧往議之永樂城在延安府米脂縣之西

○環慶遣師敗夏人于境上○六月曲珍敗夏人于明堂

川○秋七月以蔡京爲起居郎○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
獻景靈宮○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九月
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詔沈括隨州安置永樂接宥
州附横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等既去九日夏人以數千
騎趨新戍曲珍使報禧往援之或止禧曰彼詔捍城禦寇
非職也禧不從遂與李舜舉俱往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
三十萬已屯涇原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夏人傾
國而至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
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
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接戰而敗夏人乘之珍衆大潰死
及南奔者幾半珍收餘衆入城城中之水渴死者十六七
會夜半大雨夏人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高永能死之惟
珍與王堪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
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隨州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
在德安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葭盧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
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
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珍等自
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
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
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
是也葭盧堡在延安府城南今葭州是也吳保堡在延安府城南今吳保縣是也義合堡在延安府綏德州東米脂堡在延安府城北今改爲縣浮圖堡在延安府綏德州西今克成城也
○冬十月新樂成劉几所定○遼主廢其后蕭氏爲惠妃
徙之乾陵
癸亥六年遼太康九年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縈

侯○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人數十萬奄至時李浩知蘭州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存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貶李憲爲熙河都總管時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之興州今寧夏衛靈州即靈武縣

○三月薛義敗夏人于蘆西嶺○郭忠紹敗夏人于乜離抑部○高永翼敗夏人于真卿流部○夏四月李浩敗夏人于巴義溪○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五月夏人寇蘭州○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閏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脩貢詔許之○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麟州今延安府神木縣

○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爲尚書左右丞○高麗王徽卒子勳嗣徽居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爲東夷良主及卒謚曰文○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人乞還侵疆不許○冬十月追封孟軻爲鄒國公○遼耶律乙辛伏誅時仁傑削爵爲民乙辛復謀奔宋及私藏兵甲○十一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祖道行祭爲道路祈也

○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茶場○十二月戶部獻天下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里

○高麗王勳卒○趙抃卒謚清獻

甲子七年（遼）太康十年春正月復封太祖後世準爲安定郡王世準燕懿王德昭四世孫也自從式卒安定之封久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夏人寇蘭州李憲敗之○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爲嗣濮王○夏四月夏人寇延州呂真敗之○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蘭陵郡今兗州府嶧縣也昌黎縣屬直隸永平府

○六月夏人寇順德軍○秋七月王安禮罷○九月夏人寇定西城秦貴敗之○冬十月夏人寇熙河○詔定交阯界以六縣二峒還之○夏人寇靜邊砦彭孫敗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邊砦定西城在鞏昌府城北今安定縣靜邊砦在平涼府靜寧州西

○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悅潁陰人家貧無書每於人家見篇牘一覽即記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躰刪漢書爲帝紀二十篇光與劉攽劉

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及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文以賜之

劉氏定之曰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脩資治通鑑自爲之序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撰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盖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苟以濮王爲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群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其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脩遂無以辭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當補相位畧萌覬覦之心稍爲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爲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辯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失耳然近於欲盖而彌彰矣脩之學

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絕之餘皆闢異端於群趨衆附之際始爲學者莫能抑揚之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爲鉅璧之纖瑕良幹之寸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未然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免者光之學以誠爲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乙丑八年（遼大安元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先是蔡確與邢恕謀密語高公繪公紀（太后之姪）使白太后言延安幼冲岐（王顥）嘉（王頵）皆賢王也公繪驚曰君欲禍吾家耶亟去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亦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帝崩于福寧殿（時年三十八太子方十歲）

史臣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

輙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賀其即位也小心謙抑
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
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
安石爲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
帝奮然將雪數世之耻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
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
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
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
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深可惜哉
新安胡氏曰神宗之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
通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道學之盛
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下有以開來
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實光前而耀後也況同時而康節
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包羲氏之心教天下以知
來藏往之學而橫渠張子之正蒙司馬溫公之通鑑又
爲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卓卓乎其有不可及者
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間而使諸君子以斯道
相天子以成就其大有爲之志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
之盛矣柰之何其不然也噫
皇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生母）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散遣諸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堤河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貨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鄜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皇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詔以顏回孟軻配享孔子○蠲逋賦○司馬光自洛入

臨○夏五月詔百官言政闕失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大行皇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焉至不得行曰公無歸

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禮記歸喪則必有哀色歸力禁反喪哭也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事○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旣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司馬光旣入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不可泥三年不改於父道之說而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欲稍稍損其甚者公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登州府屬山東

○以蘇軾知登州○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帛米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也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及卒賜謚節孝先生○詔中外臣庶直

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召入對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讙呼鼓舞稱便矣○罷保甲團教法置沅州增脩堡砦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光力言其公私勞擾故罷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張戩爭新法之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至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傷爲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時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

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冬十月詔置諫官○罷義倉○詔寬民力○河決大名○謚大行皇帝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葬永裕陵○罷方田法○十一月詔執政侍臣講讀于經筵○遼立王運爲高麗國王運勳之子○罷市易法呂嘉問有罪貶知淮陽軍淮陽軍今淮安府邳州是○罷保甲養馬法○邢恕有罪貶知隨州恕天資詭詐初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至是又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以恕藁進太皇太后怒恕自起居舍人黜知隨州○高麗來貢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五終